

# 伯乐之光，照亮千里之途

——再读韩愈杂文《马说》有感

段邦芹

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”唐代文豪韩愈的《马说》寥寥数语，道尽了人才与识才者的辩证关系。重读此文，仍能品出跨越时空的深意——人才的价值，从来离不开识才者的慧眼与助力。

韩愈以伯乐喻善识人才的贤士，以千里马比怀瑾握瑜的贤者。纵有日行千里之能，若未遇伯乐，千里马也只能“辱于奴隶之手，骈死于槽枥之间”，空负一身本领，落得壮志难酬的结局。这一譬喻，道破了古今人才发展的共同困境，也叩问着时代的识才之道。

放眼华夏大地，从不缺胸怀壮志的“千里马”，缺的往往是那些愿俯身相马、倾力助马的“伯乐”。

百年前的文坛，沈从文便是一匹险些被埋没的“千里马”。小学毕业的

他蛰居北京，靠笔杆谋生计，一篇篇文章投往《晨报副刊》，却屡屡石沉大海。幸得主编徐志摩从废纸堆里拾起他的文字，慧眼识得这颗蒙尘的璞玉。徐志摩不仅为他开辟发表阵地，一月之内连发7篇文章，更向胡适举荐，为他谋得大学教职。正是这份知遇之恩，让沈从文从困顿书生蜕变为一代文学巨匠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与沈从文的幸运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民间数学奇才陆家曦的悲怆。这位包头九中的物理教师，自大学时代起便醉心于攻克世界数学难题“柯克曼女生问题”。20余年里，他笔耕不辍，将心血凝结成一篇篇严谨的论文，寄往国内科研院所与学术期刊，换来的却是“自行核实”“无甚价值”的冷遇，文稿如泥牛入海，杳无音讯。

1979年，当他得知自己潜心研究的难题已被外国学者攻克，且对方的研究成果比他晚了整整10年，这位执着的学者该是何等痛心——他错失的不仅是个人的学术荣光，更是中国数学界领先世界的良机。不气馁的他转而攻坚“斯坦纳系列大集”，成果投寄美国《组合论》杂志后，迅速在国际数学界引发轰动。可在国内，他依旧是那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，直到美国数学家孟得尔逊访华点名相见，陆家曦的名字才为国人所知。

遗憾的是，1983年深秋，48岁的陆家曦因心肌梗塞猝然离世。彼时，他的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内发表。9个月后，他的论文终于见刊，可斯人已逝，再高的荣誉也无法慰藉这位被埋没的天才。

沈从文的青云路，陆家曦的未酬志，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，印证着

伯乐对于千里马的非凡意义。伯乐的出現，能让潜龙腾飞，让明珠生辉；而伯乐的缺位，则可能让天才陨落，让智慧蒙尘。

韩愈在《马说》中抒发的怀才不遇之叹，是封建时代人才困境的缩影。而身处新时代的有志青年，早已告别了那个“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”的桎梏。

如今的中国，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揽贤才，从科研院所到田间地头，从创业园区到工厂车间，处处都是人才施展抱负的舞台。对于当代的“千里马”而言，不必效仿古人的自怨自艾，更应主动扬鞭奋蹄，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，用实干与拼搏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在这片重视人才、尊重创造的热土上，伯乐之光将照亮每一条逐梦之路。因为，如今的华夏大地，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亦常有。

## “煮妇”上岗

熊燕

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做饭。洗切蒸炖、煎炒烹炸，辛辛苦苦折腾几个小时，十几分钟就吃完了。我宁愿煮个鸡蛋，泡杯牛奶，加片面包，简简单单能吃饱就好。

出嫁前，我总跟爸妈狡辩：“有这做饭的工夫，还不如做些有意义的事。”他们拿我没办法，我也就乐得十指不沾阳春水。

可结婚、生子之后，日子得自己过了，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不得不响起来。好在，我似乎有点天赋，不是我自夸，许多菜我真是一学就会。不论是炒菜、凉菜还是泡菜，我很快就能做得像模像样。尤其刀工，竟也无师自通，切得又细又匀，甚至曾有人办酒席时想请我去帮厨。可是，会做，不等于喜欢做。

就这样，我的“煮妇”生涯一晃十八年。儿子上大学一走，我立马“现了原形”。整天坐在电脑前，要是没人喊，一个姿势能保持一整天。要不，我这颈椎病、腱鞘炎是怎么来的？

当然，也幸亏有个体贴我的老公。他知道，自己在“吃”这件事上的魅力不及儿子，加上单位食堂伙食好，又常出差、应酬，从不强求我每天张罗一桌菜。只有他休息在家，我才简单做两三道菜；他若是不在家，我不是鸡蛋牛奶，就是清水面条烫几片青菜。总之，我这人“好养活”。

我喜欢这样简单的日子，甚至想一直这样过下去。可是，儿子放寒假要回来了。

儿子出校门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妈妈，我想吃你做的菜了。”明明他每天晒的大学食堂饭菜都不错，还总配

上一句“好好吃”“都是我爱吃的”。看我一脸疑惑，儿子撒娇说：“妈妈做的菜，有家的味道，有爱的味道。”好嘛，这“糖衣炮弹”一发，我立刻找不着北了：“好、好，妈妈这就去做。”

红烧猪脚、可乐鸡翅、清蒸鲈鱼、大盆鸡、孜然羊肉、蒜蓉粉丝、西红柿炒蛋、小炒茄子豆角、白灼大虾……满满一桌，色香味俱全。父子俩吃得狼吞虎咽，一个说：“儿子，今天爸爸可是沾你的光了。”另一个说：“妈妈做的饭太香了，要不是怕撑，我还能再吃一大碗！”

看着近乎光盘的餐桌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自豪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：瞧，就算半年没怎么下厨，我这“大厨”天赋可一点没丢。我决定了，为了儿子，这个寒假我什么都放下，“煮妇”重新上岗，非得把儿子喂得舒坦不可。

饭后收拾完，我赶篇约稿又坐回电脑前。刚坐下，想起儿子床上还没铺电热毯，便拿起电热毯往他房间走。

刚到门前，就听见里面儿子正小声地对老公说：“爸爸，我这招妙吧？起码这个寒假，妈妈能按时吃饭了。可惜我遗传了你的‘厨房盲’，连煎鸡蛋都不会，只能辛苦妈妈了。不过我已经决定，再‘盲’也要在寒假把厨艺练起来。”

我心里一暖。

原来，儿子不是真的馋我做的饭，而是心疼我不好好吃饭。原来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孩子早已悄悄长大。他们爱我们的心意，远比想象的更深，也更浓。

## 父亲的“年终谈话”

傅中平

除夕夜，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“年终谈话”似乎成了一个保留节目。因为过了这一夜，又是新的一年，父亲不允许我们新瓶装老酒，浑浑噩噩过日子，而是让我们新年要有新气象和新打算。因此，这场年终谈话也像大考一样，让我们兄妹几人心中甚为紧张，心中盘算着如何才能通过父亲的“考核”。

吃过年夜饭，离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尚早，便是父亲与我们谈话的时间了。父亲端坐在一张藤椅上，神色严肃，就像喜欢听独奏的齐湣王，先要挨个听我们每个人的陈述。这一年来的学习情况、期末考试的成绩、有哪些不足、新一年的打算……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。我们陈述完，父亲还要一一评点，对的地方加以肯定，错的地方予以纠正。如果是考试没考好，我们便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。不过，严肃归严肃，谈话过后，父亲还是允许我们看春晚的。那时，家里已经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，电视机以及春晚对我们的魅力都很大。

现在想想，兄妹几人局促地站在父亲跟前的窘样一定很滑稽。作为长子，父亲希望我能在学业上给弟弟妹妹做个榜样，可我学习成绩并不出色，只是在兄妹三人中稍稍好一点罢了。

了。背负着父亲的希望，我不但要充当小先生，还要起到督促作用。弟弟因为贪玩，就曾被揪着耳朵从桌球案边拎回家。

上初中时，有一次“年终谈话”令我面红耳赤。父亲拿着我递上的成绩报告单看了半天，特别生气地说：“你这个数学的分数……明摆着是你自己改过的嘛！怎么能弄虚作假呢？你是怎么给妹妹弟弟做的榜样？”我拙劣的雕虫小技被父亲识破了，深深地低下头，羞得无地自容。

其实，教育就像打理菜园，如果一年打理一次显然是不行的，必须要日日除草、治虫、浇灌。育人何尝不是如此，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也是贯穿日常的，只不过“年终谈话”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罢了。

少年时，我们不理解父亲，总认为父亲对我们太严厉，等我自己当了父亲，才懂得了父亲藏在厉声里的爱。父爱与母爱从来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，如果说母爱是直接的、热烈的，那么，父爱就是委婉的、含蓄的。哪怕子女儿时受到父亲再严厉的教育，我想，待长大后也会明白父亲当初“望子成龙”的一片苦心。就如我，每每想起父亲的“年终谈话”，心中便充满了感激、回味和怀念。

